

儿女英雄传

(中)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目 录儿女英雄传(中)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弹月老	(1)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爷讽诵列女传	(23)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39)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奁伸情谊 复故态怯嫁作娇痴	(62)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	(81)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姐妹谈衷曲 酬素愿翁媪赴华筵	(103)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126)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憨老翁醉索鱼鳞瓦	(143)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164)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弹月老

这书一路交代得清爽，雕弓宝砚，无端的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无端的弓就砚来，又砚隐弓去。好容易物虽暂聚，尚在人未双圆，偏偏一个坐怀不乱的安龙媒，要从圣经贤传作功夫；一个立志修行的何玉凤，要向古寺青灯寻活计。这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无端弄笔，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书费了无限的周折，才把安龙媒一边安顿妥贴；这回书倒转来，便要讲到何玉凤那一边的事。

何玉凤自从守着她父母的灵，在安家坟园住下，有她义娘佟舅太太和她乳母陪伴，一应粗重事儿，又有张太太料理；更有许多婶子婆儿服侍围随，又得安太太婆媳时常过来闲谈，倒也颇不冷落。此外，除了张老在外照料门户，只有安老爷偶然过来应酬一番，也没个外人到此，真成了个“禅关掩落叶，佛座隐寒灯”的清静门庭。姑娘既使下来，彼此相安，便不好只管去问那找庙的消息。只是她天生的那好动不好静的性儿，仗着后天这片心，怎生扭得过先天的性儿去；起初何尝也不弄了个香炉，焚上炉香，坐在那里，想要坐成个十年面壁。心里并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万马奔驰一般早跳下炕来了。舅太太见她这样儿，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时手里正作着那个她认干女儿的那双鞋，便叫她跟在一旁，不是给她烧烙铁，便是替她刮浆子，混着她都算一桩事。实在没法子，便放下活计，同上张太太带来的两个婆子丫鬟，同她从阳

宅的角门出去,走走望望回来,又掉着样儿弄两样可吃的家常菜给她吃,也叫她跟着抓饽。到晚来便讲些老话儿,说些古记儿,引得她困了好睡;睡不着,一会给她抓抓,又给她拍拍,那么大个儿了,有时候还揽着在怀里睡。那舅太太也没些儿不耐烦,那消几日,把姑娘的脸儿保养得有红有白,光潮饱满;心窝儿体贴得无忧无虑,舒畅安和。人都料是舅太太怜恤孤女的一片心肠;我只道这正是上天报复孝女的一番因果。

你们看她这点遭际,使我觉得比入阁登坛、金闺紫诰,还胜几分。你们知道这话怎么讲?因为人生在世,有如电光石火。讲到立德、立言、立功,岂不是极不朽的事业;但是也得你们有那福命去消受。没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心,定遭一番拂意事;便是有那福命,计算起来,也是吾生有限,浩劫无涯,倒不如随遇而安,不贪利,不图名,不为非,不作孽,不失自来的性情,领些现在的机缘,倒也是个神仙境界。话里引话,我们也可以想起一个笑话来。曾闻有个人,在生德行措大,功业无边,一朝数尽,投到阎王殿前,阎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恶簿。那判官禀道:此人善簿堆积如山,恶簿并无一字。阎王只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了一看,说道:“这人功德非凡,我这里不敢发落,只好报知值日功曹,启奏天庭,请玉帝定夺。”那值日功曹把他带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这等的功行,便是我这里也无天条可引。只好破格施恩,凭你自己愿意怎样,我叫你称心如意便了。”那人谢过玉帝,低头想了一想,说道:“我不愿为官,不愿参禅,不愿修仙,但愿父作公卿,子作状元,给我挣下万顷庄田,万贯金钱,买些秘书古书,奇珍雅玩,和那佳肴美酒,摆设的名园,尽着我同我的娇妻美妾,呼儿呼女,玩笑灯前。不谈民生国计,不谈人情物理,不谈

柴米油盐,只谈些那无尽无休的梦中梦,何思何想的天外天,一直谈到地老天荒,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那时再逢开辟,依然还我这座好家山。”玉帝迟疑道:“论你的善缘,却也不算妄想,只恐世界里没有这样人家。”他道:“世界之大,何所不有?”玉帝听了大喜,立刻袖身离座,转下来向他打了一个躬,说道:“我一向只打量没有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极了,请问这人家在那里,就请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让我下界托生去罢!”据这笑话看起来,照这样的遭际,玉帝尚且求之不得,为何玉凤现在所处的,岂不算个人生乐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她的,还不止此。

再说那舅太太,只和姑娘这等消磨岁月。转瞬之间,早度过残岁又到新年。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回,料理毕了年事,便赶回来。姑娘因在制中,不过年节。安老爷、安太太也给她送了许多果品糖食之类。舅太太便同张太太带了丫头仆妇,哄她抹骨牌,掷览胜图,抢状元筹,再加上了煮饽饽作年菜,也不曾得个消闲。安老爷那边公子已经成人,又添了一个张金凤,带了儿妇度岁,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气象,无非热闹喧阗,一时也不及细写。过了元旦,舅太太和张老夫妻分投过去拜年。安老爷合家也来回拜并看姑娘。

匆匆忙忙过了正月,到了仲春,春昼初长。一日,安太太闲中无事,和媳妇张姑娘过来,坐下谈了一会,只见外面家人抬进两个箱子来,舅太太便道:“这是作甚么呀?年也过了,节也过了,又给我们娘儿们送礼来了不成?”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礼。我今日是望你娘儿们来了。”因指张金凤说道:“我们亲家太太是知道的,我要这房媳妇的时候,正在淮安,那时候忙忙碌碌,将就完事了,也不曾好生给她打几件首饰,做几件

衣裳。如今到了家,这几日天也长了,我才打点出来,这衣裳呢,都交给裁缝作去了。几件里衣儿和些脚鞋,不好交出去。我那里是一天事不断的,想着舅母和我们亲家,大长的天也是白闲着,帮帮我又解了闷儿。”张太太见张罗他的女儿,没有个不愿意的,忙说:“使得。”舅太太道:“我姑太太,你等着我们商量商量。你们两亲家,一个疼媳妇儿,一个疼女孩儿,罢了!我放着我的女孩儿不会扎裹,我替你们白出的是甚么苦力,叫你们给我多少工钱哪?”玉凤姑娘此时承安老爷安太太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桩事儿补报一分才好,听舅太太如此说,便道:“娘不要这么说。我们也是天天儿白闲着,都是家里的事,怎么和人家的要起工钱来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慌,我帮着你老人家张罗。横竖这会子缝个缝儿,绾个带子,钉个钮扣儿的,我也弄上来了。”说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只管留下罢。我娘不应,我替她老人家应了。”安太太连说:“很好。”张金凤便过来给她道了个万福说:“我的事情,倒劳动起姐姐来了!我先给姐姐道谢。等完了事,再一总给舅母磕头罢!”玉凤姑娘笑道:“我们两个是谁,你还和我说这些话儿。”舅太太看了才笑着说道:“这也罢了,看着我们外甥媳妇分上,帮帮姑太太罢。”便叫人把箱子打开,一件一件收清,姑娘也帮同归着。她只顾一团高兴,手口不停,梦想也不到她自己张罗的就是自己的嫁妆。

从第二日起,她便催着舅太太动手。舅太太便一件一件的分给那些仆妇丫头做起来,自己和张太太也亲自动手。姑娘看看这里,又帮着那里,觉得这日子倒好过。一日,正遇着阴天,霎时倾盆价下起大雨来。舅太太道:“你瞧这雨下得天漆黑的,我们今日歇天,弄点甚么吃,过阴天儿罢。”张太太道:

“我们过阴天儿哪，你让我把这只底子给姑娘纳完了罢。”说着，手里一带那麻绳子，把个针拉脱落下来了。她对着针眼儿，觑着眼睛，穿了半日，也没穿上，便央着花铃儿说：“好孩子儿，你给我穿穿。你看我的眼睛可要不得了。”姑娘看见，一把手抢过来道：“拿来，穿一个针也值得这么累赘！”说着，果然两手一逗，就穿好了；丢给张太太，回身就走，说：“我帮娘做菜去了。”将走得两步，张太太这里喊起来了，说：“姑娘你回来。我那么老长的个大针，你穿了穿，只得给我剩了半截子。那半截子到那里去咧？”姑娘听了，也觉诧异，和花铃儿四处一找，花铃儿腰弯向地下拣起来道：“这不是这半截儿在地下呢。”原来姑娘着了忙了，手指头儿上微使了点儿劲，就把个大针掰成两截，自己看了也不觉大笑。

安老爷安顿好了姑娘，这边得了工夫，便一面择定日子，先给何老夫妻坟上砌墙栽树，一面又暗地里给姑娘布置她要找的那庙宇。那时已接着邓九公的回信，说临期准于某日动身，约在某日可以到京。张金凤闲中，又把这事已向公子说明始末原由的话，回复了公婆。老夫妻听了，自是欢喜，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励教导，公子此时是“前度刘郎今又来”，也用不着那样害臊；惟有恪遵亲命，静候吉期而已。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只等忙着吃了粽子，又吃月饼；转眼之间，看看重阳节近，就要吃花糕了。安老爷见诸事均有头绪，略可放心，便和太太商量，要过去向何玉凤姑娘面谈，说个明白。

读者，你们此时自然要知道安老夫妻见了何玉凤姑娘，究竟如何谈起。且请稍停。这话非一时三言五语可尽。如今等作者先把安家这所庄园交代一番。待何玉凤过来，诸位读着，

方不至辨不清门庭,分不出路径。原来他家这所庄园,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来,尽西一所,是个极大的院落,只有几处竹篱茅舍,菜圃稻田;从墙外引进水来,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创的一个闲话桑麻之所。往东一所,是个园亭样子;竹树泉石之间,也有几处座落,大势就如广渠门外的十里河,西直门外的白石山庄一般,道不得像小说部中说的那样画里天宫、神仙洞府的梦境梦话。这两所自安太翁去世,安老爷因家事中落,人口无多,便典与一个在旗的捐班候选道员史观察居住。再往东一所,便是安老爷现在的住宅。他这所住宅,门前远远地对着一座山峰,东南上有从滹沱、桑干下来的一股水源,流向西北灌入园中,园中有无数的杉榆槐柳,映带清溪。进了大门,顺着一路群房,北面一带粉墙,正中一座角瓦,随墙门楼,四扇屏风,进去一个院落。因西边园里有个大花厅,当日这边便不曾盖厅房,只一溜七间腰房,左右两间,各有便门,中间茅堂,东两间为安老爷静坐之所,西两间便是安老爷和那些学生讲学的绛帐。院中向西门里,另有个客座,向东门里,给公子作了书房。过了书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门,进去抄手游廊,五间正房,便是安老爷夫妻的内室。从游廊往东院里,安公子和张姑娘住着。舅太太来时,便在西院一样的那一所上房居住,后层正中佛堂。其余房间,作为闲房,以及堆东西和仆妇丫头的下房。佛堂后面,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土山,界了内外;另有一个小角门儿,锁着不开,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径。山后一道长街,东头有个向东的大栅栏门,便是这庄园的后门;对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左右群房,都有成窝儿的家人住着。从后门顺着东边界墙,向南有个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马圈厨房。再出了东首的墙门,便到大门了。

这个是他家这座庄园的方向。

安老爷当日在青云山访着了何玉凤,便要护送她扶了她母亲的灵柩,重回故里,与她父亲合葬。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当下便和安老爷说了约法三章,讲明到京葬得父母,许她找座庙宇,庐墓终身,才肯一同上路。安老爷看透她的心事,只得且顺着她的性儿,给她覆水为誓。一路到家盘算,如果依她这句话,不但一个世族千金,使她寄身空门,不成件事,我所谓报师门者安在?所谓报她者又安在呢?便说眼前有舅太太、亲家太太以及她的乳母丫鬟伴着她,日后终究如何是个了局?假使不依她这句话罢,慢讲她那性儿不肯干休,又何以全她那片孺慕孝心,圆我那句千金一诺;何况承邓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还要把她和公子成就姻缘,如今我先失了这封信,是任邓九公怎样的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样的能说能道,这是益发无望了。安老爷这种为难,没日没夜的搁在心里,辗转寻思,也非止一日。末后才想了个两全的办法,密和太太议妥,便在紧靠他太翁祠堂两旁拆去群房,照样盖起两所小四合房来。东首一所,便给何玉凤作了家庙,算给姑娘安居之所;西首一所,作为张老夫妻的住房。便算他两个日后百年归居的乐土。

不多几日,修盖完工,铺设齐全,老夫妻看过,见一切布置得妥当,心中大喜。恰好这日舅太太那里的活计也做好了,叫戴妈连箱子送过来。太太便和老爷说明,要趁个机缘过去。因叫戴妈妈回去致意,说她少停亲自过来道乏。打发戴妈走后,安太太便带了张金凤,先行到了那边。见了姑娘,寒暄几句,作为无事,只和舅太太、亲家太太说些闲话。又提到姑娘满服快了,得给她张罗衣饰。舅太太道:“不劳费心。我女孩

儿的事,我都已早都弄妥当了,临期横竖误不了。”姑娘听了,心里一想,果然这日子近了。我觉甚么簪子衣裳都是小事,倒是我这庙,怎么越发不听得提起了。难道父母下了葬,我还在这里住不成?才待和安太太说话,只见安老爷带了一个小童,踱了进来。彼此见过,老爷坐下,便望着姑娘说道:“姑娘大喜!”何玉凤倒是一惊,说:“伯父这话何来?我还有甚么喜事?”安老爷道:“你说的那庙,我竟给你找妥当了。”姑娘这才转惊为喜,忙问:“在甚么地方?离我父母的葬地有多远?”安老爷道:“我一共找了三处,就中两处,我先有些不中意,特来和你商量。一处离此地有一里来地,还不算远,庙中只有一个老尼,闲房倒也有几间,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长短工的以至满乡村小买卖人包租的。你原为图个清静,那处要想清静,却是不能。”姑娘道:“这处敢是不妥。”安老爷道:“一处大约更不合你的式了,第一离这里过远,坐落在城里,叫作甚么汪芝麻胡同也不知是贺芝麻胡同。当日那庙里的老姑子,原是个在家出家,她的丈夫时常还到那庙里来往。如今那老姑子死了,她这个徒弟,因交游甚广,认得的王孙公子极多。庙里请一位知客代书,并且说带发修行的都可使得。她庙里一年两季善会,知客是要出来让茶送酒,应酬施主的。姑娘,你想这如何是我们这种人家去得的?何况于你。”姑娘道:“不必讲,这更不妥了。还有一处呢?”老爷道:“那一处却又更近了,又怕姑娘你不肯。这座庙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里怎么有起庙来?”安老爷道:“姑娘,你却不知我家这所庄园,后墙却是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山;山后隔着一道长街,统是围墙。那山以外,墙以内,本有我家一座家庙。如今我就要在靠着我那家庙处,给你暂且收拾出一个清静地方来。便是伯母和你张家妹子来着也近

便,我们舅太太和亲家太太更可以和你长久同居;离你父母的坟更是不远。你道这处如何?”姑娘听了一想,还是到他家里去,还是不到他家里去?正在犹豫,只听她干娘问道:“姑老爷说的这是那里呀?不是挨着戴妈妈她家住的那一所房儿么?”安老爷道:“可不就是那里。”舅太太道:“姑娘,不用犹豫了!听我告诉你,他家是前后两个大门,里边不通,方才说的这个地方儿,正在他这后门里头。那房子另有个外层门,还有层二门,再没有那么个清净地方儿了。除了正房门供佛,其余的屋子,由着我们爱住那里。离你父母的坟比这里远不了多少;况且门外周围都是成窝儿的家人,又紧近着你妈妈的住房,比这里还严谨呢!就这么定规了罢。”姑娘见干娘说得这般合式,便说道:“既这样,就遵伯父的话罢。等我过去再谢伯父伯母。”安太太道:“甚么谢不谢。要是果然这样定规了,好趁早儿收拾起来。”安老爷笑道:“正是,姑娘你不可叫我白花钱。”姑娘也笑道:“二位老人家,你见我那句话说定了改过口?但是我得几时搬过去?”安老爷道:“这倒不忙在一时,我算姑娘是二十八日满服,恰好就是这天安葬。这个月小建,索性等过了十月初一圆坟。初二日,是个阴阳不将三合吉日,你就这天过去。当下说定。”安老夫妻又闲话了几句回家。安老爷、安太太便在这边暗暗的排兵布阵,舅太太便在那边密密的引线穿针。

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也作了两日佛事。到了那日,何玉凤便奉了父母灵柩双双合葬,自然有一番悲痛。姑娘脱孝回来,舅太太便催着她洗头洗浴。姑娘只说:“我这头天天篦梳,娘没瞧见?我换了衣裳才几天儿,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说什么话?这安佛可得洁净些儿,也除去这一年的

不吉祥。”姑娘只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给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拿出来一一试妥当了。

到了圆坟这日，安太太和媳妇也一早过来帮着料理一切。完毕以后，正谈明日的事，忽见晋升匆匆跑过来回道：“舅太太打发车来了，说请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满脸惊慌道：“甚么事呀？”晋升回道：“奴才问过来人，他说不知道甚么事，只说那两房的爷们说的，务必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安太太也慌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舅太太道：“大也不过那几个侄儿们不安静，家里没个正经人儿，我须得走一趟；只是偏碰在今日，那里这么巧呢？”姑娘先说道：“娘有事只管去罢，这里的事都妥当了，况且还有伯母妈妈在这里，难道还丢了我不成。”安太太道：“你说的也是，今晚我留你妹子在这里陪着你罢！”舅太太觉得去住两难，便说：“也罢，我且回去，明日早晚必得赶回来。”说着，忙忙的换了两件衣服，又包了个包袱，雇齐了车，忙忙的去。这里舅太太走后，便留下张金凤给姑娘作伴。吃过饭后，点上灯来；二人因明日起早，便也就寝。

次日，安太太才交五鼓早坐了车，灯烛辉煌的来请姑娘进庙。恰好姑娘梳洗完毕，安太太便催她吃些东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过那边去侍候，又留人在这边照看东西，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车，张太太母女也上了车随着，出了阳宅大门，一路奔向那座庄园后门而来。姑娘在车里借着灯光，看那座门时，却原来是座极宽大的车门；那车一直拉进门去，门里两旁，也有几家人家，窗户里都透着灯光，却是闭着门户。走了不远，便望见庄园那座大土山；对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庙；东首便是一座小庙的样子。车到门前站住，安太太说：“到了。”

姑娘隔着车上玻璃一看,只见那座小庙,约莫是五间;中间庙门,却不是山门样子,起着个鞍子似的门楼儿,好像个禅院光景;门前灯笼,照得如同白昼。拿车的小厮们卸了车,车夫便把骡子拉开。安太太和姑娘下来,等张太太母女到了,便道:“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这里,可没我先走的礼了。”正互相退让着,安老爷同了张亲家,从二门里迎出来说:“姑娘不用让了。随着我先到各处瞧瞧,等到屋里再说。”说着,自己便在前引导,前头两个小厮,打了一对漆纱风灯,又是那个女人拿着手照灯照着。姑娘只得扶了人,随着安老爷穿过那座大门。两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那板院里也透着灯光,都像有人在里面。再向前走,对着大门,便是一座小小的门楼;迎门曲尺板墙上,四扇碧绿的屏风,上面贴着鲜红的四个斗方,上写着“登欢喜地”四个大字;正中屏风不开,西首隔着一道板墙;从东首转进去,便是正殿院落;上面三间正房,东西六间厢房。顺着正房两边,两个随墙角门进去,一边两间耳房;正院里墁着十字甬路,四角还有新种的四棵小松树。

姑娘看了这地方真个收拾得干净严谨,心下甚喜。安老爷便指点给她道:“姑娘你看,这正面是个正房,东厢房算个客房,西厢房便是你的座落,其余作个下房;这一边还有个夹道儿,通着后院。姑娘你看我给你安的这个家,可还合宜?”姑娘叹道:“还要怎么,只是伯父太费心了!”说着,又回头四围一看,见各屋里都点着灯,只有那三间正殿是黑洞洞的,房门紧闭着。因问道:“怎的这正殿上,倒不点个灯儿?”安老爷道:“我那天不告诉你的,是卯时安位,此时佛像还在我家前厅上供着,等到吉时安位,再开这门不迟。此时开着,防着大家出来进去的不洁净。”姑娘听了这话,益发觉得这位伯父想得到

家,说得有理,便请大家西厢房坐。安老爷和安太太一行人也不和姑娘谦让,便先进了屋子。

姑娘随众进来一看,只见那屋子南北两间,都是靠窗大炕;北间隔成一个里间,南间顺炕安着一个矮排插儿;里外间炕上,摆着坐褥炕案儿;地下有几件粗木油漆桌凳,略无陈设;只有那里间条桌上放着茶盘茶碗,又摆着一架小自鸣钟,四壁糊饰得簇新,也无多贴落;只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挂着一张条扇,一幅双红珠笺的对联。正在看着,仆妇们端上茶来。姑娘忙道:“给我。”自己接过茶,一盞一盞的给大家送过茶。到了张姑娘跟前,她道:“姊姊怎么也和我闹起这个礼儿来了?”何姑娘道:“甚么话呢?这就算我的家了嘛!”张姑娘道:“就算姊姊的家,可也只好就这一遭儿罢,往后却使不得。”说着大家归座。安老爷和张老爷便在迎门靠桌坐下。安太太便陪张太太在南间挨炕陪下;姑娘便拉了张姑娘,坐在靠炕凳儿上相陪。这才扭转头来,留心看那挂的字画,只见那幅对联写的是:

果是因缘因结果,空由色幻色非空。

姑娘看了这两句懂了,不由得一笑,心里说道:“我原为找这么个地方儿,近着父母的坟茔,图个清净。谁倒是信这些因啊果啊、色呀空的葫芦提呢?”看了对联,一面又看那张画儿,只见上面画一池清水,周围画着金银嵌宝栏杆,池里栽着三枝莲花,那两枝却是并蒂的。姑娘看了,不解这画儿是怎生个故事,又见上面横写着四个垂珠篆字。姑娘可认不清楚了,不免问道:“伯父,这幅画儿是个甚么典故?”安老爷见问,心里说道:“这可叫作菡萏双开并蒂花!我此时先不告诉你呢!”因笑道:“姑娘你不见那上面四个字,写的是‘七宝莲池’,这池里面

的水,就叫作‘八功德水’。这是西方救度众生离苦恼的一个慈悲源头。”姑娘听了,也不求甚解,但点点头。张老爷见这些话,自己插不上嘴,便站起来道:“这会子没我的事,我过那边儿帮他们归着归着东西去,早些儿弄完了,好让戴奶奶他们早些过来。”说着,一径去了。

这里安太太和姑娘又谈了一会闲话,东方就渐渐发白起来。安老爷看了看钟已经交寅正二刻,说:“叫个人来。”一时戴勤、华忠两个进来。老爷吩咐道:“天也快亮了。你们把那正房的门开开,再打扫一遍。”二人领命出去。

安太太这里便叫人倒洗手水,大家净了手。这个当儿,安老爷出去,不知到那里走了一趟,回来道:“姑娘到正殿上看看去罢。”说着,大家出了西厢房,天已黎明,姑娘这才看出这所房子,一切砖瓦木料,油漆灿烂,一色簇新,原来竟是新盖的。心里益发过意不去,便同大众顺着甬路,上了正殿台阶。进门一看,见那屋里通连三间,正中靠北墙,安着一张大供案,案上先设着一座一殿一卷、雕刻细作的大木龕,龕里安着一座小小的佛床;顺着供案左右,八字儿斜设两张小案;因佛像还不曾请来,那供桌便在东西两角放着。正中当地又设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猩红毡子。地下靠东西山墙,一顺摆着八张椅子,正中地下铺着地毯拜垫。

姑娘自来也不曾见过进庙安佛是怎么一个规矩,只说是找个庙,好看守着父母的坟住着,我干我的去就是了。那知安老爷这等大铺排起来,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该是作怎个仪式,更不好一桩桩烦琐人,心里早有些不得主意。正在心里踌躇,只见张进宝喘吁吁的跑来禀道:“回老爷,山东茌平县二十八棵红柳树住的邓九太爷到了,还有褚大老爷和姑奶奶,也同

着来了。”当下但见安老爷、安太太，乐得笑逐颜开。安老爷先问：“老爷在那里呢？快请！”张进宝回道：“方才邓九太爷到了门口儿，先问何大老爷和何太太安了葬不曾，奴才回说上月二十八就安了葬，姑娘今日都请过这边儿来了。邓九太爷听了，就说：‘我可误了。’因问奴才，何大老爷的茔地在那边。奴才指引明白。邓九太爷说：‘等我到何老爷坟上磕过头，还到安大老爷那边行礼，待行完了礼再过来。’”安老爷听了，便连忙要赶过去。张进宝道：“老爷此时就过去也来不及了，奴才已经叫人过去回明张亲家老爷，又请我们大爷过去了。”安老爷道：“既如此，叫人看着快到了，先进来回我一句。”因向太太说道：“这老年兄去年临别之前，曾说等姑娘满孝，他一定进京来看姑娘，我只道他不过那样说说，不想竟真来了。”太太道：“这老人家眼看九十岁了，实在可难为人家。大概他们姑爷姑奶奶也是不放心他这年纪，才跟了来的。”

读者，难道这邓九公是安老爷飞符召将的抓了来的不成？不然，怎生来得这样巧？原来他前几天早来了。那褚大娘子还带着她那个孩儿。依邓九公定要在西山找个下处住下，他借此要逛宝珠洞，登秘魔崖，瞻礼天下大师塔，还要看看红叶；但安老爷再三不肯让他在外住，便把褚大娘子留在游廊西院儿住下，邓九公和褚一官便在公子的书房下榻。他已经和安老爷逛了个不耐烦，醉了个不耐烦了，姑娘是苦于不知；如今忽然听见师傅来了，更惊喜悲欢，感激叹赏，凑在一处。

一时便有人回张亲家老爷陪了邓九太爷过来了。安老爷听得，连忙迎了出去。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张家母女，迎到院里。隔着一道二门，早听得邓九公在外面连说带笑的嚷道：“老弟，老弟，久违，久违，你可想坏了愚兄了。”也听得老爷在